

庚子國變記

庚子國變記

湘鄉李希聖亦元箸

義和拳者起自嘉慶時有嚴禁犯者凌遲戊戌八月榮祿嗾楊崇伊請太后復出聽政康有爲以言變法獲罪所連坐甚多逢迎干進者皆以攻康有爲爲名稍與齟齬則目爲新黨罪不測張仲忻黃桂鋆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當廢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發也上雖同視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狀危告天下各國公使謁奕劻請以法醫入視病太后不許各公使又亟請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語人曰血脈皆治無病也太後聞

之不悅已而康有爲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鴻章爲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警必報時方食取玉壺碎之曰所以志也而梁啟超亦走保日本使劉學詢慶寬並刺之無所成而返及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儀爲大阿哥天下譁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載漪恐遣人風各公使入賀太后亦召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遂立溥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太后及載漪內慚日夜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杰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將以兵力脅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

之太后愈益怒而義和拳自山東浸淫入畿輔眾亦漸盛遂圍涇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福同剿之福同敗死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尹何乃瑩揣朝旨格不行蔭培坐免太后使刑部尙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剛毅等復命均力言義民無他心可恃遂焚鐵道毀電綫至者數萬人城中爲壇場幾徧其神曰洪鈞老祖驪山老母來常以夜燎而祠之爲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鎗礮令不然又能指畫空中則火起刀槩不能傷出則呼市人向東南而拜人無敢不從者以仇教爲名至斥上爲

教主太后與載漪謀欲引以廢立故主之特堅匪黨出入禁中日夜無期度揚言當盡滅諸夷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一龍謂上二虎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也五月初十日俄使格爾思上書言亂民日益多英法藉之將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方睦逾二百年義當告總理衙門得書不敢上俄使欲入見乃封奏焉亦不答十四日以禮部尙書啟秀工部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入總理衙門而以載漪爲管理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於道剖其尸十七日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敎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一

僧爲之長十八日往宣武門內火敎堂又連燒他敎堂甚眾城門晝閉京師大亂連兩日有旨言拳匪作亂當剿而匪勢愈張二十日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是日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太后哭出羅嘉杰書示廷臣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敎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儻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開縱容亂民禍

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
歎獻聲震殿瓦太后目攝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言拳
匪不可恃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
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及戶部侍
郎溥良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祇益亂
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鮮之役創鉅痛深效亦可睹矣
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載漪曰
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禦夷當無敵上曰福祥驕難用
敵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侍講學士朱祖謀亦言福祥
無賴載漪語不遜上嘿然廷臣皆出而載濤剛毅遂合

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雪仇恥載濂亦上書
言時不可失敢阻撓者請斬之聞者莫不痛心詆爲妖
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許景澄
往楊村說夷兵令無入道遇拳匪刦之歸景澄幾死其
後夷兵援使館者亦以眾少不得達至落堡而還二十
一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
欲用兵余心亂矣今日廷論可盡爲上言兵部尙書徐
用儀曰用兵非中國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上曰戰非
不可言顧中國積衰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
有幸乎侍讀學士劉永亨言亂民當早除不然禍不測

載漪曰義民起田間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
今以爲亂欲誅之人心一解國誰與圖存上曰亂民皆
烏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
爲兒戲太后度載漪辯窮戶部尙書立山以心計侍中
用事得太后歡太后乃問山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
多不效載漪色變曰用其心耳何論術乎立山敢廷爭
是且與夷通試遣山退夷兵夷必聽山曰首言戰者載
漪也漪當行臣不習夷情且非其職太后曰德親王亨
利昔來遊若嘗爲供給亨利甚德之若宜往山未對載
瀾詆立山漢奸立山抗辯太后兩解之罷朝遂遣徐用

儀立山及內閣學士聯元至使館曰無召兵兵來則失
好矣二十二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載漪請攻使
館太后許之聯元頓首亟言曰不可儻使臣不保洋兵
他日入城雞犬皆盡矣載瀾曰聯元貳於夷殺聯元夷
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斬之莊親王載勛救之而
止聯元載勛包衣也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
午以後財絀兵單眾寡強弱之勢旣已不侔一旦開衅
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
之曰若所言吾皆習聞之矣尙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
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斬若文韶不敢辨上持許景澄手

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太后陽慰解之不懌而罷自是噤景澄太后意既決載漪載勛載濂載灃剛毅徐桐崇綺啟秀趙舒翹徐承煜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予內帑銀十萬兩載漪卽第爲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內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搯腕並起而言滅夷矣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煙燄漲天紅巾左握千百人橫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夙所不快者卽指爲敎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而太后方日召見其黨所謂大師兄者慰勞有加

焉王培佑以首附義民擢順天府尹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爲奇貨候補知府曾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含璧輿櫬何異則下策矣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沈翰林院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殆二千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御史陳嘉言自謂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吉林將軍長順言二童子殆非人至則敎堂自焚已忽不見太后喜大以爲

神人也下其書覽示天下羣臣又時時言山東老團一掃光金鐘罩九龍鐙之屬能役鬼神燒海中船盡壞居一室斬首百里外不以兵於是太后焚幣玉自禱祠之而未嘗至曾廉王龍文彭清黎吳國鏞及御史劉家模先後上書言義民所過秋毫無犯請令按戶搜殺以絕亂源刑部郎中左紹佐請斬郭嵩燾丁日昌尸以謝天下戶部主事萬秉鑑至謂曾國藩在天津殺十六人償豐大業命損國體而啟戎心請議卹戶部侍郎長麟久廢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釋前憾而用之而曾廉王龍文至請早定大計以應人心其言尤悖逆當是時上書

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焉
謂之保護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
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
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
之春湖北巡撫于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
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
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
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不聽遂以載勛剛毅
爲總統載瀾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於官軍然拳匪
專殺自如載勛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恆一家十三口皆

死載漪夙暱慶恆亦不能庇也戶部尙書立山不甚附載漪候補侍郎胡燏棻治鐵道侍讀學士黃思永嘗請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與李鴻章有連皆號爲習洋務拳匪欲殺之燏棻夜亡走依袁世凱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下獄其罪狀則神語也曰通夷殺遊擊王燮醢之詹事府詹事李昭煒翰林院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兵部主事楊芾皆指爲教民被傷幾死編修劉可毅死於道失其尸二十三日德使克林德入總理衙門載漪伺於路令所部虎神營殺之虎神營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詛也頤和園起漸臺高二十餘丈亦曰鬼

見愁亂初起令各公使皆反國期一日夜盡行各公使請緩期故入總理衙門議而德使死焉殺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後日本執殺之克林德已死許緩行又請遷入總理衙門各公使不敢出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衛中軍圍攻交民巷榮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礮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夷兵截四百四面爲營壘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爲必死皆奮圍攻五十餘日晝夜番戰苦相持董軍及武衛中軍死者無慮四千人拳匪亦劣有傷亡皆引退而剛毅趙舒翹方

坐城樓趣戰飲酒歡呼剛毅曰使館破夷人無種矣天下自是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悖逆喜事之徒雲合而響應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盡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廟幸繼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義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聖明公以身報國盡除秕政與海內更新亦亡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於公見之矣剛毅大喜自行酒屬舒翹曰展如知我展如舒翹字也舒翹之入政府也剛毅援之故事之尤諂方是時董軍武衛中軍因緣刼殺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工部尙書陳學棻內閣學士

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寺卿陳邦瑞皆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榮祿榮祿不能制民居市舍數里內焚掠皆空使館故用塞門泥不能破也啟秀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臺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攻曾廉王龍文請引玉泉水灌之御史彭述謂夷礪不然其術固驗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蠻子周漢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者也普法本妖人余蠻子以攻剽爲羣盜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而漢有心疾徐桐謂夷且請降不可許納貢獻地稱臣償兵費數萬萬疏十事上之盡如約乃受朱祖謀請毋攻使館上使榮祿召問

狀祖謀具爲祿言宜罷兵祿不肯白祖謀敢言匪初起祖謀首建議請驅除啟秀惡之揚言曰非祖謀無足與任此者太后亦不樂祖謀曾廉聞之曰祖謀沮大計可斬也御史蔣式芬及彭清藜吳國鏞亦請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拳匪旣不得志於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庫教堂副都統阿克達春爲前鋒戰不利載漪大怒立斬之而教民皆堅壁以待攻剛毅帕首韡刀請督戰張左右翼而前拳匪死者數百人剛毅跳而免忿發罵曰公等在涿州時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與之俱受其戮矣其後崇綺又三往攻之訖不能入而載漪

爲匪黨論功除武功爵者數十人賞賚無虛日車騎服
色擬於乘輿至自稱九千歲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
敢較者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草也以
法領事杜士蘭索大沽礮臺爲詞其實礮臺先於二十
一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營官封得勝手然礮傷
英兵艦一已而兵大至遂陷得勝死焉提督羅榮光走
天津久之仰藥死而裕祿方報大捷張戰狀自爲功語
絕誣時地盡無據太后及載漪大喜犒賜將卒白金再
十萬焉時有詔徵兵海內騷然羽書相望乃以載漪奕
劄徐桐崇綺主兵事有請無不從政在軍府高下任心

奕劻校梧其間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莫年用事尤驕橫太后亦以桐舊臣更事久以忠憤號召揣摩取富貴之士負當時大名思壹用其言以風動天下遂遣倉場侍郎劉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餘萬人傳太后旨賞給之來者日益多頗不得賞則公爲寇盜虜略殺人脅取財物不能應輒夷其宗喜縱火延燒常數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於道遮殺之曰防姦細坐死者又十數萬人自有書契以來蓋未聞奉詔爲官寇寇而獎謂忠義如今日者也裕祿亦盛言拳民敢戰連敗夷所擊斬過當夷甚思至以客禮見紅鐙照紅鐙照者匪

黨自謂不如絃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初敵兵攻西沽聶士成棄不守其鄉人移書責之士成笑曰豈謂我怯耶遂連戰八里臺陷陣而死先是士成得旨剿拳匪已而朝議大變士成不自安至以身殉君子悲其志焉士成死馬玉崑代之十三日以李鴻章爲直隸總督辭不至十五日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杰不主義民故也而雍謹事之吳橋令勞乃宣景州知州王兆騏請剿匪無令蔓延雍詆爲諄謬西北之民慘死者至連村堡血流有聲而雍由此大用矣拳匪之殺教民也謂之二毛子其實十九皆平民而教民往往得他逸十

六日殺張蔭桓於新疆始蔭桓以康黨繫刑部太后盛怒欲殺之求救於英人得戍邊兵與蔭桓上書總理衙門言宜守約載漪及剛毅惡之爲蜚語以聞太后亦恐其通俄故死十八日馬玉崑敗於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夷方蹙行且求和矣不知桂題在山東不得至天津也十九日貴州提督梅東益免官東益剿拳匪滄州而楊柳青當通道匪遮擊殺人尤多東益大縱兵攻之斬首虜三千餘人河水盡赤裕祿基

之東益坐是罷二十一日以崇綺爲戶部尙書綺之再出也與徐桐比而言廢立以是得太后歡恩眷與桐等先是一老人謁載漪自言有禁方載漪視其書絕誕謝之老人辭去曰異時事急請東向呼者三當至拳匪之始萌芽也載漪置酒召徐桐崇綺而告之桐綺皆曰此殆天所以滅夷也呼之則老人已在門一座大驚遂入言之太后太后幸頤和園試其方盡驗或曰老人大盜王覺一也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德林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怒不肯視事太后強起之二十七日以余虎恩

爲喀什噶爾提督虎恩貪而好色多大言納賄於榮祿將三千人虎恩故善董福祥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之曰五日必克已而言不讐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祿前語侵之福祥欲殺虎恩榮祿以身翼蔽之乃免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見寧壽宮語移日秉衡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以李鴻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無與也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七月初三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榮祿微爭太后笑祿未起太后曰若

敢抗旨耶不許天下寃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監刑色獨
喜昶笑謂承煜曰勉爲之吾待公於地下矣景澄亦呼
家人與言皆陽陽如平時顏色不變徐桐曰是死且有
罪崇綺亦曰可以懲漢奸今後無妄言者昶初召對卽
言拳匪當痛剿退又兩上疏力爭故尤爲載漪所恨景
澄以使俄故匪黨頗側目焉徐桐與景澄有郤至榜其
名戒門者不許通刺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旣屢有殺
傷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羣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
城外掠村民謂之白蓮教以與載勛載勛請旨交刑部
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哀不忍聞皆

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觀者數千人莫不頓足歎息憐其冤彭述獨曰此亂民也不殺之變且不測問之則曰飛刀嘗及其屋云初十日北倉失裕祿走楊村十一日楊村又陷裕祿自戕死宋慶退蔡村敵方得天津盡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炸礮居陣前更番迭擊玉崑散萬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礮發而三百人者皆死玉崑力戰三晝夜會日入天大雨夷潛師出玉崑後玉崑兵亂夾擊盡破其軍玉崑大敗退至武清不復能戰矣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斬袁許無敢言者十三日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時已停攻

使館使總理章京文瑞齎西瓜菽麥問遺之英使質納諾笑曰貴國以兵戎相見朝報不至月餘矣請爲我致之瑞諾而出美使康格爲書報美送總理衙門不許乃還之而各國以書問使臣在亡皆尼不達議遣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復書甚嫚彭述請俟其出張旗幟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皆笑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親拜其長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旂雷火扇陰陽瓶九連套如意鉤火牌飛劍謂之八寶當是時義民大至往往而聚者數十萬人號爲禁旅大抵皆倚秉衡爲名秉衡亦羈

縻之取虛聲而已驕恣實不能使也十四日蔡村失宋
慶走通州之于家圩十五日張春發萬本華夏辛酉敗
於河西務死者十四五潞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
渡河死廷相故與曾廉王龍文張季煜以秉衡奏入軍
兵敗皆脫身走廷相詔附拳匪比於連文冲鮑琪豹而
闡茸過之載瀾剛毅連名奏廷相屬草焉嘗上格天疏
請以大阿哥監國尤好言用兵秉衡信之使總軍事以
走死而鹿傳霖爲請卹優詔褒其忠陳澤霖自武清移
營聞礮聲一軍皆潰秉衡走通州十六日太后議西幸
陰戒榮祿董福祥以兵從計已定或謬言秉衡軍大勝

所擊殺至數萬人乃止自北倉之敗又圍攻使館董福祥余虎恩武衛中軍虎神營神機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而總理衙門又時致書與議欵欲以誤之是日載濂請斬王文韶太后問榮祿曰文韶何致人言之多也榮祿曰文韶忠謹厯事多人言不足信也濂方主用拳匪及城破又請斬載漪冀自解十七日李秉衡敗於武清之馬頭通州失秉衡死之拳匪殺平民無算而歸秉衡由承尉起家至開府負清名三十年及死而人無惜之者通州已失乃召宋慶馬玉崑守京師駐南苑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刑用儀尸橫

道二日無收者大阿哥之初立也太后召其夙所寵信者謀於中欲遂行內禪山意不謂然太后寢疏之竟用以死家貲累巨萬盡沒入之太后復出總大政上居瀛臺飲食不時通采槿花而食日一醫案宣示內外臣民稱病篤聯元內召頗見親因奏見言事畢遂巡起立太后前言曰皇上當保全語未終太后罵曰皇上當保全予不當保全耶元爲人口吃語塞而出死所從來矣榮祿方入對知將殺用儀等至殿門與徐桐約俱請桐曰吾嘗劾用儀今豈肯爲之請且誅內奸以清朝列何請爲色甚厲至前太后袖出詔祿頓首曰祖宗時不輕殺

大臣今誅之太驟罪不明臣亦見奕劻奕劻言不可太
后曰奕劻喜與他人事耶爲我謝奕劻行將及若矣旬
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辭忸怩無左證又欲殺奕劻王
文韶廖壽恆那桐會城破而免十八日御醫姚寶生下
獄載漪有私於寶生寶生洩之欲殺以滅口城破與徐
致靖龔照璵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其後致靖
諸人皆詔釋而寶生獨以太后旨斬昌平寶生昌平人
也是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類
矣寧不能相拯耶廷臣愕眙皆莫對太后欲遣王文韶
趙舒翹至使館乞和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

如文韶且臣拙於口亦不能引故事而爭也榮祿曰不如與書觀其意遂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與文約旦日遣大臣來以食時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十九日夷兵自通州踰時而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莫北風急礮聲震天風雨皆止二十日黎明城破夷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駐郊壇禁軍皆潰城中無一兵董福祥走出彰義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福祥起降人爲大將太后倚信之寢驕不可制榮祿嘗召諸將飲

福祥上坐酒酣福祥秦語字榮祿曰仲華榮祿默然不樂罷酒彭述嘗言福祥有威名敢戰夷人憚之請大用是日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無一至者太后謂載瀾曰事至此惟有走耳若能爲衛乎載瀾曰臣無兵不能任此六趣軍機入問計莫敢言載漪請張白旗榮祿曰姑寓書使館請停戰徐議和宜見聽也太后曰速圖之余母子性命視此矣皆失聲而出已無所達書拳匪在城中者尙數萬人俄頃而盡牆陰屋壁陪視往往得紅巾二十一日天未明徐會澧以兵部尙書謝恩至地安門聞哭聲乃走載瀾馳入宮言夷兵且攻東華門太后知

事急衣寶衣欲赴水載瀾持其衣曰不如且避之徐爲後計太后乃青衣徒步涕泣而出髮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隨之至西華門外上坐英年車太后坐載瀾車從者載漪溥儀奕劻善耆載勛載瀾載澤溥興溥倫剛毅趙舒翹英年及內監李連英太后夙所愛也以立大阿哥進官一品珍妃有寵於上太后惡之臨行推墮并死瑾妃衣襜褕走而出遇載勛始知上所在諸宮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數十人其餘走出安定門遇潰兵被劫多散失載瀾妻女皆亡令萬本華大索之竟不得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京師盛時居人殆

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是日駕出西直門日暮抵昌平貫市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時天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夜然豆其火相枕藉而臥甘肅布政使岑春煊自昌平來見太后對之痛哭春煊故以勤王兵往察哈爾防俄未至而國破貫市李氏者富商也從取千金易羸轎昌平令裴敏中已先遁其後太后至西安召案敏中敏中自殺二十二日出居庸關至岔道兵不及二百人延慶州知州秦

奎良進膳從官不得食有怨言奎良懼太后慰遣之是日馬玉崑至二十三日太后易秦奎良轎莫至懷來縣令吳永供張甚辦左右皆有饋遺時塞外嚴寒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留一日擢永知府二十四日奕劻稱病請留許之載漪謀欲殺奕劻溥倫解之乃止二十五日上及后皆易轎駐懷來沙城口北道鍾培進衣及被具二十六日至宣化雞鳴驛霸昌道英瑞獻五千金太后喜拊勞甚至二十七日至宣化知府李肇南獻千金剛毅夙驕蹇倨見肇南肇南讓之因召謁劾毅誤國庇亂民罪最大太后不悅肇南卒罷歸宣化令

陳本賂李連英六千金代其位是日載濂載灃桂春至令百官赴行在留三日然後行英年前驅主置頓李連英恃寵甚驕所過供張多逾制年頗裁抑之連英愛幸與於廢立上入朝太后連英踞坐不爲起嘗與太后博同食飲自徐桐榮祿皆附之初一日至懷安佐衛初二日至懷安命奕劻回京議和許便宜行事太后遣人至懷來取其子爲質是日崇綺死綺穆宗后父也后與太后不相能故太后惡綺屏居二十年不復奉朝請及立大阿哥太后使榮祿起之授書弘德殿太后之再枋政也綺建言廢立以草示徐桐榮祿桐祿善焉綺推桐祿

首銜桐祿亦讓綺久之不決自是榮祿徐桐交薦之遂起爲傳城破走保定使人間道歸視其家皆已死遂自經徐桐之死在崇綺後遠甚桐爲人慘急陷深欲盡殺諸言時務者城破桐不知方坐翰林以故事見屬官屬官莫應已而夷人欲誅首禍以桐爲詞桐子承煜請桐自裁桐猶豫承煜引繩進之桐不得已就縊而詐言死於城破時桐自名正學每朝奏事太后至改容禮之及是而奸盡露矣桐故與前西寧辦事大臣豫師善大阿哥之立桐就豫師草詔焉初三日至天鎮天鎮令額令騰額不辦自殺初四日至陽高董福祥至是日夷兵入

宮各公使提督皆往從兵三千人焚正陽門城樓火光
照數里宮人內監留者僅三十餘人皆無所得食日本
遣兵守乾清門外人日給薄粥數升當是時勤王兵在
保定者數萬人不敢復言戰而上書自名忠義欲攻夷
者皆走竄山谷彭述至棄其母而逃日本執啟秀徐承
煜囚之爲圈牢窘辱備至而怡親王溥靜至爲奴鞭撻
而死初五日至大同聚樂山西按察使升允至升允先
以陝兵勤王與河南蔣尙鈞同護運道者也初六日至
大同留三日以載漪爲軍機大臣載瀾爲御前大臣護
軍練兵瑚圖理英山奪民馬殺之以徇然榮祿董福祥

嘗大掠京師太后不問也又以需索殺內監張天喜自
吳永及大同令齊福田以餽獻得官所過郡縣括民財
治供具惟恐不及矣賂遺左右動至千金潞安府知府
許涵度以拳黨厚賄李連英得召見擢冀寧道潼關廳
賂少連英大怒立言於太后逮問之而天喜獨死初八
日以溥倫管理前鋒護軍練兵事山西布政使李廷簫
至進銀十萬兩趣百官赴行在時潰兵皆起爲盜道不
通京西數百里之間炊煙幾絕麥苗委地崑岡以告得
旨報聞而已初十日至懷仁命榮祿徐桐崑岡崇綺崇
禮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陳夔龍爲留京辦事大

臣然夷方分地而守無能過問者竟夷兵去不敢夜行
米至石萬錢達官多賣漿自給十一日至山陰岱岳鎮
以敬信權步軍統領不敢問事盜賊亦時時竊發無如
何也是日奕劻還京師以日本兵爲衛十二日至代州
廣武十三日至代州陽明堡太后過雁門臨關門北望
悽然意甚不樂岑春煊進黃花太后曰塞上早寒得花
遲京師今盛矣泣下霑衣顧左右取乳茶賜春煊迺去
十四日至崞縣原平以榮祿爲全權大臣夷人拒不納
李鴻章之自日本歸也失勢居蕭寺中賓客皆引去榮
祿新用事將五大軍貴幸傾天下大從車騎過之曰兩

宮方隙君之所知也卽有變吾不知死所矣因泣下鴻章笑曰君何憂之甚也太后方向君君何慮祿曰太后春秋高吾任重禍之所集也太后百歲後吾寧能爲魚肉耶鴻章良久乃言曰君何不早自爲計太后方盛時君徐自引避何求不得安用涕泣乎祿領之遂結歡而去鴻章起督廣東榮祿餞之劇飲大歡解貂裘而別及鴻章以直隸總督內召太后意不測榮祿私報鴻章鴻章謝病不行免故德祿尤深拳亂起祿以武衛中軍攻使館董福祥又祿所部也夷人誅首禍祿名在約中乃求解於鴻章鴻章出之至其所以脫事祕世不盡知也

祿內主拳匪附載漪而外爲激昂稱七上書爭之不能
得頗揚言自解世或多信之十五日至忻州江蘇巡撫
鹿傳霖至以敬信爲戶部尙書裕德爲兵部尙書懷塔
布爲理藩院尙書英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桂春爲戶
部侍郎十六日至陽曲黃土寨十七日至太原居巡撫
署帷幄器物甚設比於宮中高宗幸五臺時故物也太
后色喜旗兵及岑春煊馬玉崑董福祥升允鹿傳霖兵
至者七千餘人散而爲盜者十五六矣會山西歲不登
米價騰躍從兵不得食時出劫掠民苦之陝甘總督陶
模至行在乃以模節制諸軍亦不能禁也十八日命善

者回京察夷情遣吳永至湖廣刑部郎中俞啟元至江蘇徵餉二十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連名劾載漪載瀾載勛剛毅英年趙舒翹庇拳匪奏行而之洞中悔請削銜然無及矣太后之復出也之洞思禍持兩端名聲遠在坤一下奏至上呼載漪等嚴斥之太后召不怡久之乃謂王文韶起草詔自載漪以下得罪有差然甚輕太后猶不悅謂文韶曰諸臣皆爲國效忠今以罪去之他日復誰肯盡力者文韶嘿然文韶爲人善趨和承意拳匪起唯阿而已未嘗敢言上已出走在道中顧謂文韶曰禍今急矣不兩全宗社爲重乎抑人臣爲

重文韶不對上以載漪剛毅在屏出之卒問文韶文韶躊躇有閒迺曰上所言固當然外人方未有言迺先自導之如國體何恐任事者寒心矣上不樂而起其偷合自全皆此類也黨於榮祿剛毅亦不甚惡之閏八月初二日以鹿傳霖爲軍機大臣克林德賜祭一壇命大學士崑岡往歸國又命戶部侍郎呂海寰再致祭如儀書至德德人辭焉杉山彬令那桐往祭予銀五千兩日本亦拒之杉山彬之死日本書來徵其尸以一日夜爲期送使館尸已殘失無可歸遂不答自是日本不收我照會英語謂之哀的美敦及議和乃受初三日山西巡撫

毓賢免以湖南布政使錫良代之賢以能治盜稍遷至山東巡撫拳匪起平原平原令蔣楷請按誅之賢不許以他事劾楷去匪由是盛矣已而徙山西紅巾坐堂上盡殺夷人之在山西者學政劉廷琛言賢喜事釀禍啟秀持之廷琛幾得罪其後劉坤一張之洞亦合劾賢太后怒抵其奏於地是日以陶模爲兩廣總督岑春煊爲陝西巡撫魏光燾爲陝甘總督初五日黑龍江將軍壽山盛京副都統晉昌罷時山已前死山初得詔書計未決求援於晉昌昌力持戰議許濟師山亦以氣自負思立功且恃昌無恐而海蘭泡俄兵數千人議假道齊齊

哈爾城護哈爾賓鐵道山不許而俄兵遽至山軍突起
掩擊之斬獲數十人又擊敗俄船俄大怒華人之在江
北者頗殺略之愛琿副都統鳳翔渡江急擊俄兵典軍
來鶴思深入無後援麾軍退大敗七月初九日俄兵爲
華裝自五道河潛渡翔誤謂漠河礦屯也不備陷愛琿
翔退守內興安嶺士失亡已多力戰敗俄兵翔亦歐血
死二十二日陷墨爾根八月初三日攻齊齊哈爾城壽
山自殺副都統薩保以城降而晉昌援師竟不至初四
日陷寧古塔山之始挑衅也幕僚山陰王煥上書切諫
山煥自知不免乃亡去山捕煥繫吏煥又從獄中上書

遂殺之而朝廷方以國書致俄及英法德美日皆藉口
亂民非國家之意欲以甘言緩夷兵又陽以詔書戒壽
山無生衅而實陰嗾之奉天將軍增祺自度軍單欲毋
戰召五部侍郎清銳崇寬薩廉溥頤鍾靈及訥欽晉昌
入計事晉昌後至厲聲曰敢違旨者罪之遂下令縱拳
民大掠殺俄護道兵俄兵退海城東昌連報大捷已而
俄兵大至七月初五日攻遼陽破之十八日攻海城又
破之琿春三姓營口牛莊蓋平熊岳相繼陷八月三十
日入吉林而奉天最後破東三省盡入俄其後晉昌以
禍首論戍晉昌者上書請斬譚嗣同等貽穀之兄也昌

所奏多依物怪傳會之皆受詒穀旨初七日以善耆爲宗人府右宗正溥倫爲左宗人初八日幸陝西上不欲行怒謂載漪載勛曰朕倉卒出走徒以太后之故耳豈恡一死耶太后今已至太原宜無慮矣若屬善待太后朕當歸京師竟議約以冀大難之早平也太后不許力持之無敢諫者奕劻李鴻章崑岡劉坤一袁世凱皆請回鑾不聽北倉之敗李鴻章度太后且西遷自草奏極言當安坐夷兵雖入城論公法保無他慮倘車駕出國門一步則大局糜爛後患將不可勝言致書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約連名坤一世凱皆許諾之洞答曰公不

見徽欽之事耶吾不忍陷兩宮於險也鴻章得書大失望奏遂不行後之洞與客飲而醉私語客曰吾亦知無五國城之禍然太后在京夷兵必挾之歸政事尙可問耶故之洞不敢請回鑾者恐歸政也十一日至介休拳匪郭敦源犯蹕捕殺之敦源能合眾名亞張德成曹福田德成福田賞賜累萬金而敦源以誅死介休令陳曰穉坐縱容罷不復收然是時拳匪聚黨阻山川者所在而有大羣至萬人圍固安破懷柔懷柔令一家皆死而諭旨尙謂拳民爲拳匪所脅云自河以北大抵無慮皆匪矣鑄錢掘冢劫掠行人死者不可勝數李鴻章令梅

東益剿之而朝廷以解散爲詞上下相疑不敢正名爲
匪也十七日李鴻章至京鴻章在天津謁德帥瓦德西
瓦德西曰吾統兵主戰君主和職事不同謝不見鴻章
之至京也以俄兵百人自衛英日本甚忌之十八日至
聞喜剛毅以病留太后使何乃瑩護視之三日而死自
戊戌以後毅與榮祿枋政擬於共和榮祿主兵而毅喜
言利康有爲走海外爲書醜詆太后辭連上躬毅獻之
欲遂行大事榮祿曰太驟將有變不如徐圖之及立大
阿哥祿定策爲多而毅弗與毅已心望不能平拳匪起
毅欲專大功傾祿祿頗示異同故與祿交惡祿善爲詭

合毅剛愎過於祿而巧詐不如叔事李連英公與上爲仇敵擢用滿人尤力至謂中國強滿洲亡毅陽爲公廉獻遺無所受然嘗以多金坐市求利不能售其欺也是日以奕劻爲全權大臣劉坤一張之洞許便宜行事先是李鴻章以蚌巨寇深議授奕劻榮祿坤一之洞皆爲全權議欸從其請也自宣戰之詔出長江多盜盜稍稍起矣天門燒敎堂衡州繼之江西所毀尤獨多而浙江寇至連陷江山常山諸縣殺西安令吳德浦聚者數萬人東南大擾然卒以無事坤一之洞功爲多坤一之洞之初得詔也意猶豫不知所爲李鴻章首倡不奉詔之

議坤一之洞和之遂遣沈瑜慶陶森甲至上海與各國領事議互保長江各不相犯立約而還雖用以自全而國亦蒙其利矣廣西巡撫黃槐森言義民雪國恥坤一之洞謀自保私與夷約和使夷兵得并力趨京師誤大局因袁世凱奏之世凱思以告坤一之洞坤一之洞念奏入且獲罪匿奏又慮爲槐森所持計無所出問於李鴻章鴻章報曰吾思之熟矣卽被譴一身任之不相及也使世凱置其奏勿與通且遺書德壽告槐森詰責之槐森卒以毀教堂去廣西幾陷罪當是時微李鴻章東南且亂而袁世凱亦有應和之功焉世凱之在山東殺

紅巾以萬計德州以南無一拳河南巡撫裕長漕運總督松椿好拳拳頗從之然不振二十日李鴻章奕劻合劾載漪等罪重法輕請嚴議時德美書請殺首謀乃並奏焉給事中王鵬運亦言非嚴議不足以謝外人久之而事下鴻章奕劻治論分別圈禁遣戍朱祖謀王鵬運及御史李擢英萬本敦又連名請斬載漪載勛皆不報二十二日令李鴻章領武衛中軍榮祿赴行在祿初由保定走太原剛毅忌之詔不許前往至平定而還及載漪出軍機剛毅死李鴻章爲祿請太后亦念之故復用毅之持節東南也以搜括號增餉數百萬榮祿因閒之

請以毅代劉坤一毅聞之銜祿尤甚嘗論事至交關太
后前太后兩蓄之毅死而祿獨進矣二十三日德兵法
兵英兵入保定廷雍以牛酒勞師居久之以縱匪殺雍
按察使沈家本論訊無狀乃釋之又殺道員譚文煥文
煥江西人首率拳匪攻天津租界者也裕祿亦遣練軍
何永盛助之不能破保定既已失自是略永平躡承德
歷三邊並塞而南東擾河間過眞定自河以北大抵皆
苦兵出井陘循六國時用兵故道浸尋及於山西矣至
易州聲言欲發西陵李鴻章固爭又欲燒陵樹先是太
后遣人掘利瑪竇南懷仁冢故夷議報之二十四日德

帥瓦德西至京居儀鸞殿自聯軍之入城也時掠取財物而德兵尤橫公卿貴人多被笞辱礮擊太廟鴟尾鑿禁垣爲門夷兵至騎驢上三殿玉帛圖籍焚掠無遺戶部銀三百餘萬內帑倍之盡以資敵大治道涂穿城爲鐵道通正陽門俄英兵迭居頤和園及出而薪木皆盡矣瓦德西欲見李鴻章鴻章謝曰君所居太后宮吾中國大臣又老病不賴行不能以人臣禮見奈何亦不往居久之瓦德西不出乃往見焉二十八日夷人還我太廟奕劻請之也珪幣俎豆皆失九月初一日李鴻章劾剛毅董福祥時毅已死而張之洞劉坤一亦先言福祥

啟衅罪當懲太后滋不悅初四日至西安居北苑載漪
在道數謀逆御前大臣那彥圖護上躬甚至計不得施
而夷議首禍持益急乃令載漪載勛留蒲州載勛私入
臨潼勒還之載漪走寧夏自太原以西旱流徙多而州
縣供億皆取於民民重困詔乘輿所過無出今年稅租
然大率已盡征取應故事而已武衛軍又大掠至公略
婦女入軍內閣侍讀學士裴維佞以聞榮祿佯不省孫
家鼐遇董福祥軍華陰盡虜其資徒跣走入言於太后
太后默然十八日李鴻章與瓦德西見於儀鸞殿普法
之戰瓦德西與焉至是大督九國軍號二十萬自負老

知兵尤輕侮中國及見鴻章色甚和已而奕劻至握手相問勞良久而出然不及和議也其後儀鸞殿裁瓦德西乃出居頤年殿而武英殿亦火宮闕皆已燒殘方是時各國議中約往往相難約久不出兵連未解頗四出侵擾闖入長城嶺至大同山西戒嚴李鴻章亟因赫德請之而全權大臣雖奉詔無璽書瓦德西難之不肯認也欲奏請又稽期乃請開乾清宮用璽自爲敕許之以示瓦德西十一月初三日日斯巴尼亞使臣葛絡幹居中國久班最先與德意志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奧斯馬加便宜行事全權大臣齊幹比利時便宜行事全權六

臣姚士登美利堅全權大臣柔克義法蘭西全權大臣
便宜行事鮑渥英吉利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薛道義義
大利使臣薩爾瓦格日本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荷蘭
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克羅伯俄羅斯全權大臣格爾思
以約來與奕劻李鴻章法英德中文各一爲綱十二要
必行奕劻鴻章不敢議乃奏聞焉其一中國應遣親王
赴德謝殺使臣克林德罪克林德死所應立碑用辣丁
德文中文各一述中國皇帝惋惜慚悔之意焉二中國
首禍諸臣各國所名索皆應以罪輕重用中法嚴治之
各國人民被害各郡縣不得行文武試五年三日本使

館書記生杉山彬被戕死中國應以優禮謝日廷四各國墳塋或被污或掘應各立碑命之曰滌垢雪侮五中國所需軍械火藥及製造軍械火藥諸器械不得概運入六各國教士商人及中國人之給事各國者被亂以來所損失貲財中國應盡償又應他籌歲入以當償欸然非各國所許不得行七各國應留兵衛使館並設防中國人民不得居使館域內八自中國京師通道至於海大沽礮台以十數盡削平之九自海至京師恐道斷應留兵十中國應禁人民結會仇視他國人違者論死各省文武大吏以下所轄境儻復有戕害外人及凡他

違約事應嚴懲已革職不得借他事開脫復用之懲治
首禍及凌虐各國人之城鎮罷文武試皆應以諭旨曉
示各省凡二年十一凡通商行船各約及通商各事宜
各國謂宜修改者中國應聽從不得持異議十二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舊章應盡變各公使覲見儀節由各國
議改照會中國允行以上諸約中國非盡從則京畿
所在各國兵不復退太后得約度不許兵且西又方以
首禍當議已常惴惴不自安及見約無之喜過望詔報
奕劻鴻章盡如約張之洞獨疏爭不可許尤斷斷於約
中奉內廷諭旨攻使館云之洞亦知不能爭特以是爲

名高附太后其後遣醇親王載灃往德爲謝罪使德志也德皇欲令載灃拜載灃至瑞士留不前久乃得免日本遣那桐往謝且歸贖焉償兵費四百五十兆期三十九年償爲息四釐得九百餘兆抵以鹽課鹽釐及凡通商口岸五十里內之常關稅改歸稅務司俄許增進口稅英持之久乃令稍稅他食物之免征者又海關稅名雖直百抽五物價日漸騰實不逮亦許取盈焉皆以抵償欵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唐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王島山海關皆駐兵兵八千人而京師守使館兵二千餘人不與焉使館拓地廣袤至數里翰林院詹

事府兵部工部鑾儀衛太醫院欽天監理藩院堂子皆失築壘爲壁守甚嚴軍械火藥各機器不許入二年濬治大沽口黃浦江中外均其費黃浦江年四十六萬金大沽口年十二萬總理衙門改外務部班列六部前諸所立碑償使館侵地墮礮台費皆取於我使臣覲見輿轎加黃繮至景運門外換椅轎至乾清門他如故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令議卹許還原官而詔書頗護前瓦德西以書相詰問李鴻章權詞解之其後英美又請雪張蔭桓久乃許蔭桓嘗使英英女皇維多利亞在位六十年而蔭桓爲賀使故英美請之宣戰以後嘗

所詔皆坐罪諸拳臣矯擅盡燬之謂之爲僞自議講以來明年七月畫約用璽焉徹兵約大定其他所請大抵皆盡從之矣今盛宣懷議商約語甚多不能盡記也約既粗定俄議歸我東三省別爲約爲目亦十二一俄許以滿洲全省還中國中國設官辦事悉如前二中國應許俄留兵一以護鐵路一以衛地方中國將軍都統及故他官待俄人應益加輯睦並管理所在糧食焉三滿洲有變俄得助中國用兵中國兵一皆遣散未失之軍械火器礮台營寨火藥庫盡折毀之四中國不得駐兵滿洲亦不得再練兵久後若練及駐兵應先告俄限其

數軍械火器車不許運入滿洲五滿洲各地方官應歸
俄指派辦理失宜俄得請中國懲辦中國皆應從六中
國訓練北方水陸軍應歸俄他國不得預七自旅順口
以北及金州中國不能悉自主八滿洲蒙古新疆伊犁
一帶礦川鐵道與其他利益非俄所許不得讓與他國
人中國亦不得自辦除牛莊外不得賃人爲租界九中
國應償俄兵費俄兵退有期迺議十鐵路被毀皆於中
國取償之他產業視此十一俄自用兵以來所失及所
費中國應以滿洲全省或一省之利益爲抵償十二中
國應許俄由滿洲支路及幹路再造鐵道至長城及中

國京師約既出英日大譁爲書爭尤力而上海士人會者數百人上書奕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辭甚危坤一之洞連疏請無許之洞尤以爭俄約自名鴻章頗厭之置不答遂以國書與俄請改約俄乃稍許得練兵還金州爲答書書辭甚巽鴻章又以國書請曰敝國東三省已失守矣而大國許見還朕圖報不遑何忍違異無如東三省主權一失各國皆從而生心中國將無以自立大皇帝欲尋舊好而不免各國藉口分爭度必不忍出此也況來書所云仁至義盡敝國自慶如天之福大國必昭大信之言前此之衅朕知過矣今日之事惟大

國實保全之俄得書亦以各國起相持久之不復問乃與增祺爲守約益發兵至五萬人而朝廷以詔書責劉坤一張之洞居南方久袒英置京師根本不諒朝廷苦心令李鴻章主俄約俄亦許改前議會鴻章病約不成英日益造爲詭辭陰撓之幸議不成有他變蔽罪俄始禍得割地攘他利益遂其私張之洞劉坤一又固爭朝廷不能斷也自各國請重懲首禍諸臣太后意終庇之不忍決耳德西過李鴻章曰君良苦矣計且窮屢請不見聽今罪人方居中用事吾當自引兵往取之鬱鬱久居此無爲也李鴻章曰待我三日不獲命者且報君行

未晚也遂疏言聯軍將渡河不速誅首謀西安必不保且刑賞國家之大柄今禍變至此宗社幾危徼外人言亦豈能無罰況諸臣夙自許忠義殺身以紓急難固遂其初心又何惜一死太后覽奏不說蹙額良久不許上泣請曰吾力不能庇矣強庇之禍且及吾母子不如早斷吾母子猶可全也太后不得已恨甚許之正月初三日賜載勛自盡於蒲州令戶部侍郎葛寶華往視太后意甚恚寶華請入辭不許及歸請對又不許方事之殷載勛以步軍統領下令能捕斬一夷人者賞五十金生致者倍之婦女嬰兒以差次受賞實無所獲竟坐此殺

其身拳匪爲關壯繆謁載勛載勛跪迎至不敢仰視爲
具騎從往攻西什庫死焉載勛不悟也初四日殺毓賢
於蘭州賢已論戍新疆至道中乃當斬令甘肅按察使
何福堃監刑始拳匪起山東李秉衡提倡之秉衡以鄆
城攻敬堂德持之落職遂切齒於外人賢代秉衡翼亂
民尤至詫爲神王公貴人及太后左右皆信之而山東
人官京師者王懿榮李端遇又翕然稱其忠相附和故
事急時太后猶詔山東召老團語云涓涓不絕遂成江
河賢之謂矣而曾廉王龍文獨爲之頌冤甘肅布政使
李廷簫思誅已先死毓賢之戮教士也至五十餘人廷

簫實左右之飲金屑自殺初六日賜英年趙舒翹自盡
年舒翹已下按察使監視岑春煊遺年藥年死獄中舒
翹服諸毒不死竟勒殺之年善望氣以術幸太后太后
使視醇賢親王奕譞瑩瑩東白杏高百尺無枝氣成五
采年視之大吉歸報太后曰物莫能兩大此其祥也請
伐之伐之得白蛇不可勝數樹若有血焉其夕瑩樹盡
死載勛爲步軍統領年以右翼總兵佐之爲拳將橫甚
陵轢大臣然視載瀾爲謹矣舒翹習律令以刑部主事
外任五遷至尙書頗自喜大阿哥之立大召對羣臣太
后出詔書徧示之皆失色舒翹獨前賀曰賴社稷之靈

天下臣民有主矣復何疑臣猶恨其晚也太后大喜其
自涿州歸極知拳匪當肇禍以附剛毅故盛繩之卒以
此死拳匪之殺白蓮教也獄不具卽反有迹案律婦女
不同謀不緣坐舒翹心知其冤私竊歎然不敢言其於
速化取容天性也初八日殺啟秀徐承煜以刑部侍郎
景灋監斬秀事徐桐甚謹桐薦之入軍機修撰駱成驤
以貴州試官往辭秀秀曰君歸期當在十月後吾時大
功成洋人無噍類矣其弟彥秀守蘇州陰風之使殺翁
同龢同龢幾死啟秀已囚承煜給其父約俱殉及桐自
經猶視承煜趣勒殺之袁許之死召對承煜在軍機前

故不抹載漪載瀾論永成新疆載漪走蒙古太后實陰縱之載漪妻蒙古阿拉善人也以善筭幸於太后出入寧壽宮載漪日因進珍寶及白金百萬又以賄事太后左右以故得立其子爲大阿哥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旃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以此人尤恨焉董福祥奪官歸甘肅福祥治塞上名田連亘百餘里牛羊驢馬橐駝以萬計歲入三百萬大起第宅後房婦女數十人實擁重兵爲觀望榮祿貪黷好賄福祥重啗之歲奉金玉玩好填委其門自于闐致玉牀役軍士三百人故尤深相結剛毅已死

猶論斬徐桐李秉衡坐鑄職所前得卹典皆追奪焉衡
州都司周之德歸綏道鄭文欽陽曲令白昶論棄市河
套金公者大俠也文欽走匿金公錫良購文欽萬金跡
至金公所金公召文欽乃飲藥自殺鹽浸其尸爲人蟲
行二十餘日驗視實死乃釋之而白昶自殺盛京副都
統晉昌巴彥蘇蘇統領鄂英湖南衡永郴桂道隆文浙
江金衢嚴道鮑祖齡山西汾州府同知徐繼孺忻州知
州徐桂芬署歸化城同知郭之樞和林格爾通判毛世
黼署托克托城通判李恕署寧遠州通判沈榮綬均論
斬減死發極邊充軍永不釋回浙寇之攻西安吳德瀟

走歸鮑祖齡祖齡不納故德瀟死甚慘其家亦殲焉遂
圍衢州劉樹堂大發兵擊之斬數百人乃定祖齡走鎮
江久之方會逮浙江衢州鎮總兵喻俊明山西隰州知
州崔澄寰曲沃縣知縣王廷英孝義縣知縣姚學康壽
陽縣知縣秦錫圭黑龍江副都統鳳祥浙江布政使榮
銓直隸灤平縣知縣文星均革職發極邊永不釋回浙
江巡撫劉樹堂革職永不敘用倉場侍郎長萃呼蘭城
副都統倭克金泰直隸大名鎮總兵王連三景州知州
洪壽彭元城縣知縣王錦陽南樂縣知縣鞏英河南署
南陽鎮總兵尹嘉賓鄭州知州湯似慈浙江衢州府知

府洪思亮湖南衡州府知府裕慶清泉縣知縣鄭炳山
西歸化城副都統奎成澤州府知府陶家駒潞城縣知
縣璧理高平縣知縣于岱霖山東恩縣知縣秦應達夏
津縣屠乃勳江西按察使陳澤霖南豐縣知縣鄧嘉猷
南城縣翁寶仁均革職永不敘用河南河北道岑春榮
武安縣知縣陳世偉江西吉安贛寧道涂椿年山西臨
縣知縣孔繁昌四川名山縣知縣盧鼎晉河南南陽縣
知縣袁福齡均革職已故直隸總督裕祿駐藏大臣慶
善均追奪官職清苑縣知縣張丙喆業經革職著永不
敘用大名縣知縣苗五珂著改爲革職留任山西太原

城守營副將石鳳岐革職永不敘用長子縣知縣恩順
著改爲革職塔拉特王著革爵查辦阿拉善王中喀爾
王均傳旨申飭其後又續請奉天團長常志德發極邊
永不釋回署山西大同鎮總兵楊鴻禮太原縣知縣何
宗遜署寧鄉縣知縣郝振麟代理岳陽縣知縣劉藜輝
署榆次縣知縣呂繼純太原武官馬得勝四川邛州知
州李常需直隸望都縣知縣嚴培烈河南西華縣知縣
林廷賡周家口通判汪垣均卽行革職永不敘用陝西
都司郝殿魁徐大田劉輔軍把總楊緒林張金聲浙江
舉人鄭永禧貢生鄭鶚從九銜羅道樊江西進士黃熙

祖舉人謝甘棠廩生鄔縉林湘巨林茂修盧明生梁飛
鵬張文蘭武舉單炳耀監生梅素清武生李太和單寅
蕭廷傑單步鰲著斥革直隸民人左洛荃已革貴州武
員羅芳林均監禁江西贛南鎮總兵何明亮清江縣知
縣石守謙上高縣知縣文聚奎河南涉縣知縣車均四
川敘州府知府文煥宜賓縣知縣王殿甲灌縣知縣王
瑚雙流縣知縣龔寶琅均撤任江西吉安府知府許道
□浮梁縣知縣任玉森廣西思恩府知府張濟輝龍泉
縣知縣孫繼文四川崇慶州知州陳兆棠崇寧縣知縣
陳鼎勳南部縣知縣袁用斌大足縣知縣趙綏之均開

缺離省許涵度最庇拳而各國索禍首誤潞安爲太原
遂以曾樹椿抵罪諸敎堂償欸及存恤敎民之費京師
銀二百萬兩直隸二百餘萬山西二百二十餘萬山東
八十萬四川八十萬江西七十萬湖南三十六萬浙江
二十餘萬湖北最少猶二萬金大半皆賦於民而房稅
畝稅及其他苛斂之政始行矣而蒙古鄂托克札薩克
十二旂敎堂償欸銀九萬八千兩烏審旂四萬五千五
百兩皆以牲畜及土地償抵焉岑春煊初揣太后旨持
戰議甚堅及抵山西尤媚事敎士故償欸減於初議時
春煊日親幸左右皆忌之乃自陝徙晉太后畫扇爲魚

水以賜寵眷埒於李連英兩宮之至西安也困苦飢寒
僅而得達而德意合兵攻故關劉光才方友升軍大潰
自山東咸被兵西安又大震岑春煊新有寵利獨總大
軍頗言戰曾廉請以重兵守河北堅壁清野老夷師而
關中大興屯以助餉吏部主事洪嘉與劔指血上書請
縞素大哭三日盡徵天下兵工部主事夏震武自請使
俄反侵地薦洪嘉與許珏從又請斬王文韶翰林院編
修夏壽田請斬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上覽奏大怒而
太后獨深念舊人往往臨朝而歎翰林院編修林開謨
以河南學政入辭太后爲言剛毅徐桐至流涕英年趙

舒翹之死岑春煊還報太后掩袂泣數行下曰吾無面以見人也董福祥歸固原入見辭曰奴自此不復望見顏色矣大哭太后亦哭甚哀奕劻李鴻章每奏至常稱病不視朝亦以此忽忽不樂且病矣自甲申以後尤好音優人譚心培孫處田際雲皆食五品俸供奉禁中賜予亡度及是岑春煊因李連英請之亦不許然頗召名匠鑿地磚爲花鳥費不貲上見之愀然曰吾方播遷時豈期有今日得一椽屋蔽風雨幸矣何厚飾爲以重吾過也吏部侍郎張英麟疏言管仲之告齊桓公曰願公無忘在莒臣亦願太后無忘出居庸時求一杯水尙不

可得躬行節儉損膳減衣爲自強之本太后大怒欲卽殺英麟榮祿王文韶頓首力爭乃免又欲殺翁同龢英麟自免歸不復召英麟山東人同治中與編修王慶祺以弘德殿召英麟辭慶祺卒以房中術媚上敗英麟本碌碌而大節有稱焉始德日本以國書請回鑾各國亦以相要約敬信自京師至行在賓客送者數十百人皆言京師無恙太后當早歸信旣至承榮祿旨不敢言囁嚅太后大怒使宦者崔永安往視永安還對以實聞太后左右視不答侍讀學士惲毓鼎御史鄭炳麟黃曾源請回鑾皆不報奕劻李鴻章又數請之乃有七月十九

日之詔而鹿傳霖方買田宅咸陽數言敵情叵測勸太
后無北歸太后亦恐遂歸政不欲行左右多更進言不
便文悌又大治河南宮室請遂都洛陽洛陽周公之所
營新都也平王遷焉卜年幾六百遂風旨河南巡撫松
壽以行宮不辦請改期壽在江西毀敎堂尤眾與湖南
巡撫俞廉三名在首禍鹿傳霖爲壽請於李鴻章出脫
之榮祿曰壽滿人也不如與俞廉三並請示大公而廉
三亦以敎堂償款私賄入十萬金故皆得免而浙江巡
撫劉樹堂獨坐失官自長萃陳澤霖以下所處分至數
十百人澤霖嘗攻景州敎堂故也八月二十四日自西

安啟蹕儀衛甚盛發卒數萬人各省所供獻太后私財六七百萬盡輦之而東自中法連兵和議定號爲太平大治海軍開報効實盡入頤和園土木之費幾七千萬窮極奢麗過於乾隆盛時園萬壽山複道周閣相屬排雲殿在山上度高景山爲秋風亭臨玉泉象海中神山蓬萊方丈瀛洲焉太后之所常居也自鐵道火車電燈輪船皆備每歲元日至中春爲魚龍百戲曼衍空中曰放花皆買自日本歲費數百萬自諸王大臣皆有進奉盛宣懷獻銀百萬以此得管蘆漢鐵路攬利權遣中使求京師名花海棠牡丹辛夷之屬盡移植園中花時如

雲千頃無際及夷兵入刈以爲薪焉戊戌以後不敢復
郊居歲時一遣人往視然所費猶日萬金今天子卽位
國家多故財匱以賣官爲歲入然無救於乏吏道日雜
多端矣至西安山陝大旱人相食待振縣官者數十萬
人益賤其直乃稍稍言報効廣東人黎國廉陳昭常召
見蒙優答而劉毓藻陳時利左宗蕃皆以入貲取九卿
天下益驚於財矣車駕至臨潼臨潼令夏良材以供應
獲譴於是郡縣承風各除道繕治宮室設厨傳修寺觀
神祠以待幸作者數萬人費亦各數十巨萬大興兵衛
道死者相望諸貴人奴隸至榜笞州縣官釋不問而松

壽令江西浮梁鎮進資盤至十二萬他物稱是焉一驛之費幾五萬金九月十七日至雒陽文悌謁見泣請遂留都卽徇人言北渡河臣請先死之不能爲亡國之虜也又頗言榮祿短長榮祿亦以子墮馬死渭南王鵬運又前劾祿畏讒謝病不肯出祿之自保定復召也盡進其私人達斌胡延之屬皆爲大官而湘潭人袁樹勛以十二萬金得海關道樹勛握齟無他長而善哭獨榮祿尤喜之蔡鈞使日本黃承暄韓慶雲張成勳除道員視貲多寡爲肥瘠取償焉爽良革員以其宅賄祿宅直十餘萬得復用而李鴻章爲龔照璘請報効三萬金不許

也天下頑鈍貪鄙之徒皆輻輳其門所得以鉅萬億計許涵度者毓賢之所任舉也陽護教士出境資送甚厚而遣人爲拳匪襲殺之道中毓賢大喜事發使人多持金錢干榮祿遂用冀寧道徒延榆綏政以賄成天下事大抵皆決於祿矣余虎恩忤祿下刑部而董福祥如故九月二十六日李鴻章卒以王文韶爲全權大臣袁世凱權直隸總督漕運總督張人駿爲山東巡撫奕劻方召赴行在至保定聞鴻章病甚奏請進止詔仍至開封方夷兵之入京師也鴻章遷延不肯進屢詔敦促之其詞皆甚哀同於祈請及和議已得要領乃數蒙譴責所

請率駁斥不盡行鴻章不能無少望而俄約已大改前議退兵歸地有端倪與俄使已議定畫約矣鴻章所請俄亦重違其意曲從之鴻章方自以爲有功有驕色度朝廷必見從及奏上而太后惑於張之洞劉坤一言不許鴻章恚甚歐血遂死追封一等侯諡文忠鴻章爲人疏闊有大度然是非利害所在不敢昌言也其督兩廣太后使掘康有爲梁啟超祖父墳鴻章頗枝梧太后意甚怨然太后喜聯俄鴻章雅與俄善太后欲倚鴻章結俄歡至盡舉中國海軍船畀俄日本爭之乃止太后恐各國之議己也欲引俄爲衛俄亦自許能衛我太后及

鴻章皆信之張之洞初上書請聯俄戊戌以後又主聯英日實忌鴻章居大名欲立異以抗之然鴻章盛時之洞依附之獨諂之洞佞巧善迎合不主故常薦吳永爲異才尤爲時所笑然北人以善宦致總督惟之洞爲有聲十二月初二日至開封二十日廢溥儀仍食八分公銜俸卽日出宮

以下原
本闕